

YUNNANYUN CONGSHU [SANWENJUAN]
云南云丛书[散文卷]

北窗随笔

施慧 著

《云南云丛书》编委会 主编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

北窗随笔

施 慧 著

《云南云丛书》编委会 主编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窗随笔/施慧著. —昆明: 云南美术出版社,
2006.10

(云南云丛书, 2. 散文卷)

ISBN 7-80695-438-4

I. 北... II. 施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6054 号

责任编辑: 蒋翼坤

封面设计: 朱 堃

责任校对: 陈春梅 余 祁 梁 红

·云南云丛书·【散文卷】

(北窗随笔·云南当代作家、评论家传略·生命绝唱·石屏七
十二套彝族烟盒舞·按照自己心意生活的人)

北窗随笔

施 慧 著

《云南云丛书》编委会 主编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美术出版社 (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)

印 刷: 云南民族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068mm 1/32

印 张: 4

字 数: 91 千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5-438-4/I·52

全套定价: 86.00 元 (共五册)



作者简介

施慧，云南传统蒙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云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书法研究院特聘书法家、云南圣爱中医院中医馆中医专家。出版中医专著6部，计120万字。另有散文系列《人生苦旅》、《月夜闲话》、《音乐札记》、《北窗随笔》出版，编著《“晴窗德音”传统文化启蒙丛书》—“书画流芳”分册。而他睿智的人生、非凡的灵性则将浓缩在《施慧中短篇小说集》中。

《云南云丛书》编委会

蓝 芒

马 旷 源

汪 明 传

杨 增 华

郭 明 忠



自序

窗外，白马公园里的老房子和错落有致的花格窗围墙，还有明澈澄净的蓝天。这些自然成了一幅画，古老，空灵而悠远。

秋风无意，忽地吹来，忽地吹去，阳台上那株缅桂花的叶子便簌簌作响，尽是秋声。

在这个秋风沉醉的傍晚，我索性走进公园漫步，在漫步中追寻那些曾使我心旌摇荡的“感觉”。我知道，那是定格在心灵深处的一幅幅古意翩然的风景……

真的不愿意从孔子的梦中醒来，周游列国、渡口、竹筒、孔子和他弟子的故事，这些依旧飘忽在我惆怅的心头，就像一幅远去的风景。

文章太守苏东坡，喜欢泛舟西湖，望着缓缓流淌的湖水，出神凝思；去寺庙里看花开花落，天上云起云飞，或干脆就着草坪睡去，让生命纯真的本质飘浮在天光云影中。

而弘一大师，在喧闹的尘世中为自己营造了一方静谧的世界，从容地去反思繁杂的人生，去思考生命的意义。

风流天子赵佶，处在离了婆娑的竹影，摇

漾的柳丝，沁脾的荷香，山影，女人，诗画，以及风，雨，雪，就无法生存的一种状态。他的风流轶事，记在宋人的笔记里，这些闲笔，恰像清雅梅枝扎成的一只脆弱的浮筏。它不禁风，不禁雨，百无一用，不过是历史老人制造的一个华而不实的玩意儿而已。

赵孟頫的书帖，像一朵落花，漂浮在我的书架上。它常常被遗忘了，正像一朵花被遗落在尘土之中。可是，一旦我把它从书柜中拿出来，随手翻开一页，就感到那书风的魅力，悄然地从冥冥中浮现了出来，载着赵孟頫的人生，让我们去体验另一种生存，这是从历史的深处散发出的一种冷香。

徜徉在宋词的意境里，很古典地品味江南的杏花春雨，黄鹂婉转，燕子啁啾，虽起一片柔意绵长，心情却好不起来……晚明是怎样一个清闲安逸的年代啊，虽然金戈铁马的声音已经在天边隐约回荡，但却打不破长江岸边的一场清梦。那梦中的人，也是造梦者，一群软弱而无为的士大夫，尽得天地人文之精华的滋养，其才却不堪补天。一场改朝换代的巨澜，轻易把他们掀翻，打落在时光长河的水底，只留下苦涩的轶事奇闻让你咀嚼。

同是江南烟雨滋润的花草，陈子龙却血写了一曲呼天号地的文化悲歌，给软江南带来英雄气的厚重感。

读张爱玲的文章，常有久历沧桑，冷眼看世之感。这与她的身世和婚姻有关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只有把她的婚姻一段删去；读郑千山的文章，如清风朗月，散淡飘逸，深得我心。当然，《纳兰心事知多少》，是一篇写史的随笔，也是一篇谈文的散文，书香中杂着一份哀婉……离开公园走回家，夜已深。远处火车鸣声隐约，山影逶迤，初秋的晚风凉爽宜人，妻子已经入睡，似乎正在做着一个好的梦，其娇憨天真别有一种情态。这些人生风景都悄悄地滋润着我的情怀，为了这个世界，也为了眼前这个正在做梦的女人，我还有许多要做的事。《北窗随笔》出版后，我将暂时从散文、书画、音

乐创作的方阵中游离出来,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。这本集子的出版,也许会使我从苍茫远古中走来,让史识和灵性铸就我手中的长剑,壮士出山,剑气如虹,混迹江湖的日子当不会很远。

2005年9月于白马返朴斋

自

序

目 录



自 序	1
文章太守苏东坡	1
漂泊的李白	7
曲终人不見	14
寻梦的张岱	22
风流天子赵佶	26
追寻成吉思汗的马蹄印	31
大侠悲歌	38
赵孟頫出山	45
远去的风景——建水走笔	52
纳兰心事知多少	58
今宵别梦寒	65
忧伤的背影	72
墓地的遐想	77
走近张爱玲	80



目

录



邂逅许逊 84

茗香心迹印千山

——读郑千山《溪山品茗》 88

贵州三景

——参加省作协老作家采风团散记 92

真情美是文学的本色 97

附 录

施慧散文唯美的独特灵性

——欣赏《人生苦旅》、《月夜闲话》、《音乐札记》 周雪波 104

人生咏叹调

——读施慧《音乐札记》 黎 虹 112

无疆界的语言 郑千山 115

震撼心灵的音符 马应昌 119

读《人生苦旅》 马旷源 122



文章太守苏东坡

苏东坡一生中颠颠簸簸地做过好几任太守，他那光彩夺目的诗文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州府的庭院里。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”，这是秦观早年写给苏东坡的诗。当时东坡在徐州当太守，政绩和文名都令人倾慕。他从翰林学士调任杭州太守是元祐四年的春天，对于这位大诗人来说，杭州曾是一段充满了审美体验的人生，此时他已过天命之年。此前的十五年中，曾任过密州、徐州、湖州太守，更经历了“柏台霜气夜凄凄”百日系狱的凌辱和折磨，经历了“曾未周岁，而阅三官”华灯飞盖寓京华的宠遇之隆，还又一次经历了官场倾轧朋党争斗的漩涡风险。当然他这次是以龙阁学士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太守。重回杭州，苏轼无比欣喜和激动，他在《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》中说：“到处相逢是偶然，梦中相对各华颠。还来一醉西湖雨，不见跳珠十五年。”

是呀！十五年前东坡在杭州当过通判，那是作为变法运动的落败者，怀着矛盾、郁闷、伤痛的心情第一次到杭州通判任上。曾被宋

仁宗誉为“地有湖山美，东南第一州”的杭州，以其博大温婉的胸怀接纳拥抱了苏学士。西湖以其独特的靓丽湖光秀美山色温风软语，抚平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和伤痛。他几乎把杭州当成第二故乡，甚至觉得自己前生就是杭州人：

前生我已到杭州，到处长如到旧游。

而这次离开京师前，八十三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他，劝他不要乱写诗，苏东坡已跨在马上，他很理解老前辈的一番好心，也知道有一帮小人随时准备为他的诗下注解。他仰天一笑，向文彦博拱拱手，策马往杭州去了。杭州有山水，有诗歌，也有美人，他当年吟咏过的那些诗句至今仍在杭州的楼馆和街巷里传唱，那里是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世界，他渴望着尽快走进那个世界。

文彦博的忠告他是记在心里的。到杭州后，苏东坡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写诗。但不写诗不等于没有诗化的生活，杭州本身就是一首诗，在这里，他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美，用自己的灵性去拥抱和体验生活中的诗情。

有时，他会独自一人走进寺院，脱下纱帽和官服，四仰朝天地躺在竹林里。清风徐来，竹影婆娑，他在做着销魂的美梦。而寺里的小和尚在偷看这位大文豪时，竟看到苏东坡背上有几颗黑痣——这无疑是一项相当大的发现，足够他们日后津津乐道的了。

苏东坡在杭州，似乎与和尚和妓女有某种不解之缘。和尚往往是哲人兼俗人，妓女中则不乏灵气和悟性很好的奇女子。对于诗人来说，和他们的交往是灵性生活和感观生活的统一，诗情与哲理的升华。张岱说坡公“守杭之日，春晖每遇休暇，必约客湖上，早食于山水佳处。饭毕，每客一舟，令队长一人，各领数妓，任其所至。哺后鸣锣集之，复会于湖亭或竹阁极欢而罢”。想坡公守杭，每每与友人雅集西湖，饮酒作乐，

想来是西湖成坡公美名，坡公亦成西湖美名，可谓之“二美”，俱属可想。

据说，有一次他泛舟西湖，曾和一个叫琴操的妓女互斗禅机，这实际上是一次关于人生哲学的对话。苏东坡自扮佛门長老，请琴操装成参禅弟子。按照佛规，自然是徒弟问，师父答：

琴操问：“何谓湖中景？”

东坡答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

琴操又问：“何谓景中人？”

东坡答：“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髻挽巫山一段云。”

琴操再问：“何谓心中意？”

东坡答：“随他杨学士，慙杀鲍参军。”

琴操是个极聪颖的女孩子，她显然听出了苏东坡的答辩弦外有音，又径直问道：“長老所言，究竟意当如何？”苏东坡又赠一句：“门前冷落车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妇。”

琴操当即恍然大悟，知道太守是规劝自己早日脱却风尘。想起昔日供人戏弄和蹂躏的辛酸时光，念及日后凄凉的晚景，琴操万念俱灰，当天削发为尼。

我一直怀疑这段传说的可靠性，但这样的传说却也道出了苏东坡的另一种无奈，无论是绮丽的水光山色，还是诗情与哲理，都回避不了冷酷的人生现实。当琴操最后走向青灯黄卷的佛堂时，东坡肯定会想到一些更深层次的人生命题。

然而此时的西湖，已非原先的风景如画，淤塞严重，葑田已占湖面的一半。因湖的面积减少，开春大雨成灾，入夏又遇大旱，早稻无法下种，晚稻收成无望。水旱灾害又引起疫病流行。东坡见状，十分痛心，在全力对付饥荒和疾疫两大灾害的同时，又将疏浚西湖作为任内的首要任务。

事实上，苏东坡在杭州不仅仅是悠游山水，他是个有相当建树的行政官员。他留下的那些业绩，有几桩甚至称得上是独

创性的壮举。例如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孤儿院和公立医院，另外他为杭州城建立了良好的供水系统，此举因为与治理西湖有关，历来被传扬得十分风雅，似乎那只是为人们日后泛舟赏荷的便利。一个大文豪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会被渲染成一种诗意化的浪漫，反而忽视了为百姓排忧解难的耿耿初衷。

实际上，当时东坡经过调查踏勘，制定治湖规划，用“以工代赈”方式，于第二年初夏动工开掘葑滩，疏浚湖底。同时连上几道奏章，申述民意，争取经费。孝宗皇帝在新宫城里翻阅的那些奏章中，大概就有苏东坡为整治西湖而写给太后的报告。这份报告很有意思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政治上的机敏，他列举了整治西湖刻不容缓的五条理由，其中第一条竟是佛家的说法，怕西湖淤塞，鱼儿遭殃。这一条理由恐怕苏东坡本人也未必相信，但太后是女人，女人的心一般是水做的，太后又信佛，佛家以慈悲为怀，视杀生为大忌。东坡虽然经常与和尚讨论佛法，但那是把佛法作为一种哲学来研究的，对佛家那些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说法，他未必相信。但这不要紧，只要太后相信，就应该堂而皇之地排在第一位。接下来是西湖关系到造酒的水源，因为酒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，而财政问题历来都是很敏感的，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。再接下来才是城市供水、农田灌溉、运河流水。这样的报告太后马上批复同意，并且给了一万七千贯钱。苏东坡算算这笔钱还不够，便在用足政策上做文章，卖了一百道僧人“度牒”——这颇类似于现在有些地方卖户口的做法——又得了一万七千贯钱。同时东坡亲自发起募捐，自己写字作画到店铺去义卖。从夏到秋，动用了二十万民工，终于把西湖治理好。如何处置挖出来的淤泥。东坡又充分展示了他诗人的奇思妙想，他指挥民工在湖中筑起一道南北横亘的长堤，上建六桥，沟通里外两湖，使之成为一条南北交通要道，人们再不必绕湖三十里了。西湖上又多

了一道扶翠摇红的新景，人们又有了一个游湖观景的去处，这是苏东坡书写在西湖上的又一句千古流芳的大诗行，对这一点，东坡毫不掩饰自得之情：

我在钱塘拓湖渌，大堤士女争唱丰。

六桥横绝天汉上，北山始与南屏通。

忽惊二十五万丈，老葑度卷苍烟空。

笔触至此，深感东坡是幸运的，他一生曾先后得到三位太后的赏识。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来说，这样的幸运毕竟可遇而不可求，在他们身上，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常常消磨在壮志难酬的扼腕之中。他们的一生总是在“忧”字上做文章，一个梦魇般的“忧”字，成了中国文人千古不绝的浩叹。

苏东坡离任后，继任杭州太守林希顺乎民意，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。与苏堤同时诞生的，还有一道以东坡为名的杭州名菜，这就是“东坡肉”。据说开湖筑堤期间，适逢端午佳节，杭州百姓对苏太守感恩戴德，抬猪担酒，给东坡拜节。盛情难却之下，苏东坡又一次以诗人的灵感，指导厨师精心烹制了香喷喷的红烧肉，然后送到筑堤工地，和民工百姓分享。这道菜就一直流传了下来。

缓步走到孤山东南角的“平湖秋月”，倚着望湖亭栏，南望苏堤绿影，你会想起林语堂的一句话：“倘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，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，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，那西湖该望之如何？”正因为如此，西湖的画意，在东坡这一大写意的苏堤里得到了最完美最传神的描绘，苏东坡的诗情也在西湖的美景中激扬高涨到了极致：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“平堤绕碧想前贤，太守风流接踵传。”人们游西湖，走苏堤，没有不想起苏东坡的。东坡一生曾两次为官杭州，前后在

西湖边生活了五年多时间，不但为西湖写出了千古绝唱，更为西湖留下了这道宝贵的苏堤。东坡之后，两宋之际的诗人武衍评价说：“除却淡妆浓抹句，更将何语比西湖。”诗以湖生，湖以诗名。从此西湖才有了“西子湖”的美称。

林语堂曾这样评议东坡：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是庸妄官僚的仇敌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。东坡也曾对其弟苏辙说过：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作为诗人，他更多的是写下了大量的悯农诗和激愤诗。如《吴中田妇叹》中述说了不堪官府催逼的农妇的绝望：

卖牛纳税拆屋炊，肤浅不及明年饥。

官今要钱不要米，西北万里招徕儿。

龚黄满朝人更苦，不如却作河伯妇。

在《山村五绝》中又真实地记录了山民食淡无盐的窘况：

老翁七十自腰镰，惭愧春山笋蕨甜。

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。

苏东坡就是这样，对世间不平之事，如“蝇在食，不吐不快”，“使某不言，谁当言者”。他那种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儒家理念，豪放不羁，刚正不阿的性情，危言危行、独立不回的操守，就恰如西湖上亘亘的长堤，阅尽兴亡，历经沧桑，支撑起西湖苍茫的人文精神，荫盖了西湖连绵的天地灵气。



漂 泊 的 李 白

公元 762 年秋，病魔缠身的李白什么都不想了，惟要酒、酒。他一生醉得太多了，但这是最后一次。他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。(李白《月下独酌》)他自斟自酌，却发现月在水中，他悠悠忽忽扑进水中，抱月而眠，“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”。(李白《月下独酌》)他那天籁似的诗文，他那横空出世的才华，以及认真而又天真的一生，连死都是一首诗。

从李白幼年上溯一百多年，李白家族在隋末遭受重大变故，全家从陇西成纪流放于遥远中亚碎叶，那是大唐的最西沿。据史载，他们不得不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。李白五岁那年，在中亚度过了漫长岁月的李白家族又举家内迁。各种记载提及此事时均说“潜还”、“遁还”，这真是一个漂泊者的家族啊！李白的父亲叫李客，这显然是一个漂泊者才有的名字，这个漂泊的家族在地广人稀的西域，在以游牧者为主体的人民中间，他们那颗破碎的心，最终以儒家文化的柔性之力，在胡人僵硬的土地上顽强生存了上百年，但

